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一回 片雲僧投胎報德 春鶯女誕子延宗

人情從說留些好，陰功更是防身寶。不貪不妒不驕嗔，寬容抱，省煩惱，福祿康寧獨壽考。敗子何妨朝露早？自生英物來襁褓，守成乾蠱不難兄，循理道，家業保，養志承顏事母老。

——右調《天仙子》

卻說那些抄搶家事的凶徒，為從的六個人與那十四個歪拉潑婦，都當時發落去了。晁思才與晁無晏夾打了那一頓，發下監裡，果然將息了一個月好了，取出來枷號通衢，兩個月滿放。從此之後，這伙人的魂靈也不敢再到晁家門上。大尹又因他是寡婦之家，一切差徭盡行優免。其裡老什排都曉得大尹與他做主，不敢上門作賤。晁夫人雖沒了丈夫兒子，倒也清閒安靜，愛護那春鶯就如千百萬黃金一般，早晚祝天贊地，望他生個兒子。

九月二十八日，看門的進來說道：「梁片雲合胡無翳特從通州來到，要見奶奶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他兩個這等遠來，有何事件？請到廳上坐下，待我出去相見。」晁夫人一面出去見他兩個，一面叫人收拾素齋。只見兩個都穿栗色綢夾道袍，玄經劈瓢帽，僧鞋淨襪，見了晁夫人就倒身下拜，謝說恩德不了。又說起晁老爺子相繼死亡，兩個也甚慘然。又說那後來六百三十兩銀子盡糶了米穀出陳入新的放與貧人，如今兩年，將及萬石。又說這十月初一日是晁夫人的六十壽誕，所以特來與奶奶拜慶，也看看老爺，不料得老爺與大官人俱棄世去了。晁夫人問他下處，他說在真空寺法嚴長老家安歇。吃了齋，依舊回寺去了。

到了初一日，二人早到廳上，送了幾樣禮，要與晁夫人拜壽。晁夫人又出去見了。晁夫人因有重孝，都不曾收親眷們的禮。這日單擺了一桌素筵款待片雲、無翳。次日兩個就要辭了起身，晁夫人又留他們住了兩日，每人替他做了一領油綠綢夾道袍、一頂瓢帽、一雙僧鞋、一雙絨襪，各十兩銀子；又擺齋送了行。仍自起身回去。

兩個朝起晚住，一路議論，無翳說道：「晁大舍刻薄得異常，晁老爺又不長厚，這懷孕的斷不是個兒子！」片雲說道：「依我的見說，晁老爺與大舍雖然刻薄，已是死去了，單單剩下了夫人。這夫人卻是千百中一個女菩薩，既然留他在世，怎麼不生個兒子侍養他？所以這孕婦必然生兒子，不是女兒。我看老人家的相貌也還有福有壽哩。我們受了他這樣好處，怎得我來托生與他做個兒子，報他的恩德才好。」

不一日，到了通州，師徒相會，甚是歡喜。過了幾日，那片雲漸漸的沒精塌彩，又漸漸的生起病來。一日夜間，夢見韋馱尊者親與說道：「晁宜人在通州三年，勸他的丈夫省刑薄罰，雖然丈夫不聽他的好言，他的好心已是盡了。這六百兩的米穀，兩年來也活過了許多人，往後邊的存濟正沒有限量哩，不可使他沒有兒子侍奉。你自己發心願與他為子報恩，這是你的善念。出家人打不的誑語，你若不實踐了這句說話，犁舌地獄是脫不過的。十二月十六日子時，你去走一遭，回來也誤不了你的正果。但不可迷失了本來，墮入輪回之內。」片雲醒轉來，記得真真切切的這夢，告訴長老合無翳都曉得了，從此即淹淹纏纏的再不曾壯起，卻只不曾睡倒，每日也還照常的穿衣洗面。到了十二月十五日的晚間，叫人燒了些湯，在暖房裡面洗了浴，換了一套新衣，在菩薩韋馱面前拈了淨香，叩頭辭謝；又叩辭了長老合無翳，再三囑付，叫：「把這積穀濟貧的功果千萬要成他始終，待你年老倦勤的時候，我自來替你的手腳，把我的屍首不要葬了，將龕來壘住，待我自己回來掩埋。」又寫了四句偈子道：

知恩報恩，志諧心服。一世片時，無煩多哭。

長老合無翳說道：「雖然做了夢，這夢也雖然靈異，但怎便這等信得真切？畢竟要等他善終。難道好自盡了不成？」片雲收拾完了，回到自己靜室裡邊，點了一炷香，上了禪牀，盤了膝，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面。長老合無翳道：「莫去攪混他，且看他怎麼死得。只遠遠的防閒他，不要叫他自盡。」

等到天氣大明，日已露紅了。眾人道：「既然過了這十六的子時，便也不妨了。」進去看他一看，只見他兩條玉柱拄在膝上，不知從幾時圓寂去了。驚動了合寺的僧眾，傳遍了京城，勛戚太監如蟻的一般下到通州來瞻禮，那佈施的堆山積海樣多。依他的言語，在寺後園內起了龕，壘在裡面。太后都遣了太監出來與他上香，妝修得功果十分齊整。

再說春鶯到了十一月半後，晁夫人便日日指望他分娩，就喚了前日大尹薦的收生婆老徐日夜在家守住，不放出去，恐怕一時間尋他不著。另在晁夫人住房重裡間內收拾了暖房，打了回洞的暖炕，預先尋了兩個奶子伺候，恐怕春鶯年紀尚小，不會看管孩兒。

從十一月十五日等起，一日一日的過去，不見動靜。晁夫人只恐怕過了月分，被人猜疑。直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晚間方覺得腰酸肚痛起來。晁夫人也就不曾睡覺。又喚了一個長來走動的算命女先。三個人都在熱炕上坐等。春鶯漸漸疼得緊了。仔細聽了更鼓，交過二更來了。女先道：「放著這戌時極好，可不生下來，投性等十六日子時罷。這子時比戌時好許多哩。」還與春鶯耍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務必的夾緊著些，可別要在亥時生將下來！」大家笑說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，也教你夾得住的！」晁夫人打了個呵欠。徐老娘拉過一個枕頭來，說：「奶奶，你且打個盹兒，等我守著，有信兒請你老人家不遲。」晁夫人躺下，不一瞬，鼾鼾的睡著了，口中高聲說道：「出家人怎好到我臥房裡面？快請出去！」老徐叫醒了夫人。晁夫人道：「片雲出去了不曾？」眾人道：「深更半夜，有甚麼片雲敢進這裡來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沒的是我做夢？我親見他穿著我做與他的油綠襖子進這屋裡來，還與我磕了兩個頭。他說：『奶奶沒人服事，我來服事奶奶。』我說：『出家人怎好進我的臥房來服事？』他不答應，揚長往裡間裡去了。」

正說著，春鶯疼的怪哭。徐老娘跑不迭的進去，突的一聲，生下一個孩兒。徐老娘接在手裡，說道：「奶奶大喜！一個極好的相公！」女先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二點，卻正是子時不差。喜的晁夫人狠命的夾著腿，恐怕喜出屁來！燈下端相了一會，說：「這小廝怎麼就象片雲的模樣？」丫鬢養娘都說與片雲模樣一般。看著斷了臍帶，埋了衣胞，打發春鶯吃了定心湯，安排到炕上靠著枕頭坐的。

那個小孩子才下草，也不知道羞明，掙著兩個眼狄良突盧的亂看，把眾人喜的慌了。大家同徐老娘吃了些飯，晁夫人親與徐老娘遞了一杯喜酒，送了二兩喜銀，一匹紅段，一對銀花；徐老娘也與晁夫人回敬了喜酒。也與女先三錢銀子。收拾完了，也就交過五更，算計還大家休息一會。

誰知著了喜歡的人也能睡不著覺，晁夫人翻來覆去，心裡只是想，說：「老天爺可憐見的生了这个孩子，便晁家有了後代，可怎樣報答天地才好？」要算計怎樣的積福，如何的濟貧。又算計那些族人，如今既有了兒子，許他們上門往來，況且止得七八個，每人與他五十畝地，都叫他們大家有飯吃，碌碌動尋思了半夜，天還不曾大亮，一骨碌跳起來，看了春鶯，叫人熬了粥，看他吃了；又慢慢的掀開被子，看了娃娃，喜得晁夫人張開口合不攏來。晁夫人道：「向日徐大爺親自吩咐說道，等分娩了，叫去報他知道；又吩咐叫就用徐老娘收生。」叫人打發徐老娘叫了早飯，同了晁鳳去縣裡報喜。

恰好那日學裡修蓋明倫堂，徐大尹早去上樑，還不曾回來。老徐合晁鳳在大門裡等候。珍哥聽得人說晁鳳在大門裡邊，走到監門口，扒著那送飯的小方孔叫晁鳳走到跟前。晁鳳問說：「珍姨，這向裡邊好麼？」珍哥道：「有甚麼得好！自從大爺沒了，通沒有人照管！晁住通也不照常時，糧食柴火每每的送不到。你前向提了大爺的頭出來，我到正在這門口看見。我一則害怕，二則也惱他雜情，所以也不曾叫住你，看得他一看，你如今來做什麼？」晁鳳道：「今日得了小主人，待來報徐大爺知道。」珍哥道：「是誰生的？」晁鳳說：「是春鶯姐生的。」珍哥道：「春鶯是老奶奶的丫頭，他幾時收了？」晁鳳道：「是老爺收了，二月初二日成親的。」珍哥說：「也罷，晁家有了主了。昨日晁思才合晁無晏在監裡發的那狠，說：『徐大爺沒有做一百年的哩！等徐大爺前腳去了，後腳再看哩！』」

正說著，只聽得傳鑼響，徐大尹上完了梁，穿著大紅圓領，坐著轎，回到縣來。晁鳳合老徐跟了進去。大尹方才下轎，兩個就

跪在面前。那徐大尹的眼力，把人見過一遍，就隔了一世也就忘記不了。兩個還不曾開口，大尹先問道：「生得個兒子麼？」二人回說：「是。」大尹問：「是幾時生的？」老徐道：「是今日的子時。」大尹道：「這個孩子有好處。怎麼可的叫我穿了吉服迎你們的喜報！」叫庫吏封二兩銀，用紅套封了，上寫「粥米銀二兩」，叫門子拿個紅折束來，自己寫道「名晁梁」三個字。吩咐道：「這二兩是我折粥米的。我也不另差人，你就與我帶去，上復宜人恭喜。我正上樑回來，就名喚晁梁。」又問那老徐道：「你手裡拿得是甚麼？」老徐道：「是晁奶奶賞的花紅合喜錢。」徐大尹道：「便宜你。」叫庫吏每人賞他喜錢一百文。

二人千恩萬謝的回來，上復了晁夫人的話，說：「徐大爺正上了梁，穿了吉服回來，又替起名晁梁。」晁夫人道：「這又古怪。我夢見梁和尚進到臥房，他就落地。我肚裡算計正要叫他名是晁梁，恰好大尹就替起了這個名字。事不偶然，這個小廝定然有些好處。」親眷家傳揚開去，沒一個不替晁夫人謝天謝地。

到了三日，送粥米的擁擠不開，預先定了廚子，擺酒待客；叫了莊上的婆娘都來助忙，發面做饅饅，要那一日舍與貧人食用；又叫外面也擺下酒席，要請那晁思才這八個族人，裡邊也還要請那些打搶的十四個惡婦。先一日都著人去請過了。到了十八日，把徐老娘接得到了，送粥米的那些親眷漸漸的到齊，都看著與孩子洗了三。

他那東昌的風俗，生子之家，把那雞蛋用紅曲連殼煮了，趕了面，親朋家都要分送。看孩子洗三的親眷們，也有銀子的，也有銅錢的，厚薄不等，都著在盆裡，叫是「添盆」。臨了都是老娘婆收得去的。那日晁夫人自己安在盆內的二兩一個鏢子，三錢一隻金耳挖，棗栗蔥蒜；臨後又是五兩謝禮，兩匹絲綢，一連首帕，四條手巾。那日徐老娘帶添盆的銀錢約有十五六兩。

再說那日晁夫人先使人送了一百個煮熟的紅雞子，兩大盒趕就的面與徐大尹，收了，賞了家人二百文銅錢。又分送了親朋鄰舍。族中那八個人，也都有得送去。有回首帕汗巾的，有回幾錢錢的，都各樣的不等。

這一日，族中八家子的男婦七家都到，只有晁思才一家都不曾來，他說：「我們前日說他沒有兒子，去要分他的家事，他如今有了兒，這是要請我們到那裡，好當面堵我們的嘴。且前日吃了這一場的虧，還不曾報得仇，還有甚麼臉去？」眾人道：「就是要堵我們的口，既然請得到家，也畢竟要備個酒席。難道叫我們空出來了不成？況且那日原是我們的不是，分他些甚麼罷了，怎麼倒要趕他出去？他又不曾自己呈告我們，這是天爺使官來到，吃了這虧，怎麼怨得他？他既將禮來請我們，如何好不去？」也有送盒面的，也有送盒芝麻鹽的，也有送十來個雞子的，也有送一個豬肚兩個豬肘的。晁夫人都一一的收了。

那些族中的婆娘恐怕去得早了，看著孩子洗三，要添盆的銀錢，所以都約會齊了，直過了晌午方才來到。裡外的男婦，除了晁思才，別的都是晁夫人的下輩，都替晁夫人叩喜。晁夫人都歡歡喜喜的接待他們，眾人都說起前日的事來，要與晁夫人陪禮，晁夫人道：「前日叫你們吃了一場虧，我不替你們陪禮罷了，你們倒要替我陪起禮來。如今我們大家都喜，把那往事再不要提他，只往好處看。既是一族的人，人又不多，凡事看長，不要短見。」

那些潑婦們，也有叫大娘孀子的，也有該叫奶奶奶母的，磕頭不迭，都說：「那一日若不是你老人家積福，兩次叫人替俺們討饒，拿到大街上當了人千人萬的打三四十板，如今怎麼見人！」晁無晏老婆說：「只是那一日說聲叫老娘婆，我那頭就轟的一聲，說：『這是待怎麼處置哩！』七奶奶插插著說：『沒帳！他見翻出點子甚麼來了？一定說咱產門裡頭有藏著的東西，叫老娘婆伸進手去掏哩！』叫我說：『呀！這是甚麼去處，叫人掏嘴掏嘴的？』後來才知道是看春姐。」把晁夫人合眾女眷們倒笑了一陣。

正說笑著，一個丫頭跑來說道：「奶奶，俺小叔屙了一大些扭黑的黏屎，春姨叫請姐姐看看去哩！」晁夫人道：「孩子屙的膾屎怎麼不黑？」晁夫人進去，眾人也都進去看。晁夫人一隻手拿著他兩條腿替他擦把把，他烏樓樓的睜看著，東一眼西一眼的看人，照著晁夫人的臉合鼻子，碧清的一泡尿雌將上去，笑的一個家不知怎麼樣的。

親眷們都吃完了酒，坐轎的，坐車的，騎頭口的，前前後後，七七八八，都告辭了家去；這些前日沒得領打的婆娘也要家去。晁夫人都把他們送粥米的盒子裡邊滿滿的放了點心肉菜之類，每人三尺青布鞋面，一雙膝褲，一個頭機銀花首帕。雖然是一伙潑貨，卻也吃不得一個甜棗，那頭就似在四眼井打水的一般，這個下去，那個起來。這個說：「我納的好鞋底。」那個說：「我做的好鞋幫。」這個說：「我漿洗的衣服極好。」那個說：「我做的衣裳極精。」奶奶，大娘，孀子，奶母，「你只待做什麼，我們都來替你老人家助忙。」外邊的這七個族人，一個家攬喪的軒僧兒一般，都進來謝了晁夫人家去。晁夫人道：「你們家去罷，我看頭年裡不知有工夫沒有，要不就是過了年，我還有話與你們講。」眾人齊說：「奶奶大娘倘有甚麼吩咐，只叫人傳一聲，我們即時就來，不敢遲誤。」晁夫人又謝說：「緊仔年下沒錢，又叫你們費禮。」眾人去了。晁夫人進到春鶯房內，上了炕上坐著，派了晁書、晁鳳兩個的娘子專一在屋裡答應照管奶子，吩咐說：「你要答應的好，孩子滿月，我賞你們；要答應得不好，一個人嘴抹抹一派狗屎。」

那臘月短天，容易的過，不覺的就是年下。晁老合晁大舍雖新經沒了，得了這件喜事，晁夫人倒也甚不孤恹。瞬眼之間，過了年，忙著孩子的滿月，也沒理論甚麼燈節。十六日，春鶯起來梳洗，出了暗房。晁夫人也早早梳洗完備，在天上燒了紙，又在家廟裡祭祀，春鶯也跟在後面磕頭，方才一家大小人口都與晁夫人道了喜。春鶯先與晁夫人叩了頭，晁夫人吩咐家下眾人都稱呼春鶯為「沈姨」，因他原是沈裁的女兒，所以稱他娘家的本姓；又與小娃娃起了個乳名叫做小和尚。

吃過了早飯，可可的那十六日是個上好的吉日，「煞貢」、「八專」、「明堂」、「黃道」、「天貴」、「鳳輦」都在這一日裡邊，正正的一個剃頭的日子，又甚是晴明和暖，就喚了一個平日長剃頭的主顧來與小和尚剃胎頭。先賞了五百文銅錢，一個首帕，一條大花手巾；剃完了頭，又管待他的酒飯。漸次先是那些族裡的婆娘們，又是眾親戚的女眷，都送了禮來與小和尚滿月，都有與小和尚的東西，連那本族婦人也有五六分重的銀錢銀鈴不等。

前日晁思才只是晁夫人要請來堵他的嘴，誰知晁夫人請得他們到的，都相待得甚是厚，臨去時還有回答那些老婆們的禮，所以著實後悔。今日不曾請他，他去買了兩盒茶餅，打了一個銀鈴，領了他那個老歪拉來到，先進去見了晁夫人，那嘴就象蜜鉢一般，連忙說道：「嫂子請上，受我個頭兒；可是磕一萬個頭也不虧。那日要不是嫂子救落著，拿到大街上一頓板子，打不出我這老私窠子屎來哩！這事瞞不過嫂子，這實吃了晁無晏那賊天殺的虧，今日鼓弄，明日挑唆，把俺那老斲頭的挑唆轉了，叫他象哨狗的一般望著狂咬！」

誰知晁無晏的老婆已來到屋裡，句句聽得真切，兇神一般趕將出來。晁思才老婆見了，連忙說道：「噯呀！你從多咱來了？」晁無晏老婆也沒答應，只說：「呃！你拍拍你那良心，這事是晁無晏那天殺的不是？您一日兩三次家來尋說，凡事有您上前，惹出事來您擔著。後來您只搗了一百槓子，俺倒打了二百槓子，倒是人啃著你那老斲頭的來？天老爺聽著，誰燻誰，叫誰再遭這們一頓！」晁夫人道：「今日是孩子的好日子，請將您來是圖喜歡，叫你都鬼吵來？您待吵，夾著屁股明日往各人家裡吵去！我這裡是叫人吵夠了的了！」

人進來傳說：「七爺要見奶奶哩。」晁夫人道：「請進來。」晁思才也沒等進房，就在開井裡跪下磕頭。晁夫人也跪下回禮。晁思才說：「嫂子可是大喜！我那日聽見說了聲添了姪兒，把俺兩口子喜的就象風了的一般，只是跳，足足的跳有八尺高！俺住的那屋是也叫矮些，我跳一跳觸著屋子頂，跳一跳觸著屋子頂，後來只覺的頭頂生疼，忘了是那屋子頂碰的。虧了俺那老婆倒還想道，說：『你忘了麼？你夜來喜的往上跳，是屋子頂碰的！』罷！罷！老天爺夠了咱的！只有這個姪兒，咱就有幾千幾萬兩的物業，人只好使眼瞞咱兩眼罷了，正眼也不敢看咱！昨日暈伙子斲頭的們只是不聽我說，白當的叫他帶累的我吃這們一頓虧！」晁夫人道：「舊事休題，外邊請坐去。又叫你費禮。又替孩子打生活。」

晁思才道：「嫂子可是沒的說，窮叔遮羞罷了！昨日姪兒洗三，俺兩口子收拾著正待來，一個客到了，要留他坐坐，就沒得來替姪兒做三日。」他老婆道：「噯哟，你是也有了幾歲年紀，怎麼忘事？你可是喜的往上跳，碰的頭腫得象沒攪的柿子一般，疼得叫我替你揉搓，可就沒的來，又扯上那一遭有客哩！」晁思才道：「是！是！還是你記的真！」晁夫人道：「真也罷，假也罷，外

邊請坐。」叫小廝們外邊流水端果子咸案，中上座了。

晁思才外面去了，晁無晏老婆要到外邊去合他漢子說話。晁夫人道：「不出去罷，料想沒有別的話說，也只是招對方才那兩句舌頭。裡頭也中上座哩。」把女客都請到席上，晁夫人逐位遞了酒，安了席，依次序坐下。十來個女先彈起琵琶弦子琥珀詞，放開喇叭喉嚨，你強我勝的拽脖子爭著往前唱。徐老娘抱著小和尚來到，說：「且住了唱罷，俺那小師傅兒要來參見哩。」徐老娘把小和尚抱到跟前，月白腦塔上邊頂著個瓢帽子，穿著淺月白襖，下邊使藍布綿褥子裹著，端詳著也不怎麼個孩子：

紅馥馥的腮頰，藍鬱鬱的頭皮。兩眼秋水為神，遍體春山作骨。一條紫線，從腎囊直貫肛門；滿片伏犀，自鼻樑分開額角。兩耳雖不垂肩，卻厚敦敦的輪廓；雙手未能過膝，亦長疱疱的指尖。這個賊模樣，若不是個佛子臨凡，必然是個善人轉世。

可是喜的一個家搥耳撓腮，也怪不得晁思才跳的碰著屋頂！那日皎天月色，又有滿路花燈，晁夫人著實挽留，那些堂客們都坐到二更天氣方才大家散席。

正是「一人有福，拖帶滿屋」。若不是晁夫人是善知識，怎能夠把將絕的衰門從新又延了宗祀？雖然才滿月的孩子，怎便曉得後來養得大養不大？但只看了他母親的行事便料得定他兒子的收成。再看下回，或知分曉。